



^ 21  
2667  
16



門 21  
號 2667  
卷 16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說道叔  
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  
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已定心裏只道是不開  
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  
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箇王押司不  
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  
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



箇老漢年總事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竝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當時喫了幾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了杯盤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花燈燭厨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到申牌時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限當牢不待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箇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間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沒多時只見一箇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石秀看那和尚時端的整齊但見

一箇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一領黃烘烘直綴初縫使沈速梅檀香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絲係西地買來真紫光溜溜一雙賊眼只睨趁施主嬌娘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發處草庵中去覓尼姑色膽動時方丈內來尋行者

那和尚入到裏面深深地與石秀打箇問訊石秀答禮道師父少坐隨背後一箇道人挑兩箇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丈有箇師父在這裏潘公聽得從裏面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

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  
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喫  
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  
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箇和尚叫丈丈做乾  
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閣裴裴如海一箇老  
實的和尚他是裴家絨線鋪裏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  
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  
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  
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緣來恁地自肚裏已有些  
騷科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隨後跟  
出來布簾裏張看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  
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箇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  
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薄禮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  
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得和尚道  
敝寺新造水陸堂也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恁那  
婦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地計較老母死時也曾許下血  
盆願心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  
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  
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裏面姪媛捧茶  
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帕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

從想頭說  
話上補出  
事志來文  
字畫虛實  
之變若前  
邊實實說  
一番便落  
武松格本  
矣

耳氣凜然

雙手遞與和尚那和尚一頭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  
 看那婦人身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人道色  
 膽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簾裏張見石秀自肚裏暗忖道  
 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  
 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  
 不是箇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裏敢替楊雄做箇出場也  
 不見的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簾走將出  
 來那和尚放下茶盞便道大郎請坐這婦人便挿口道這  
 箇叔叔便是拙天新認義的兄弟那和尚虛心冷氣動問  
 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  
 氏因為只好閒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箇  
 麤鹵漢子禮數不到和尚休恠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  
 去接衆僧來赴道場相別出門去了那婦人道師兄早來  
 些箇那和尚應道便來了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裏面  
 來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看官聽說原來但  
 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緊為何說這句話且如俗  
 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緣何見得和尚家色  
 情最緊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鄧小間惟有和尚家第  
 一間一日三餐喫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住了那高堂  
 大殿僧房又無俗事所煩房裏好牀好鋪睡着沒得尋思

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說一箇財主家雖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閒事惱心夜間又被錢物掛念到三更二更纔睡總有嬌妻美妾同牀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日價辛辛苦苦掙扎早晨已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來未上牀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沒顆米明日又無錢總然妻子有些顏色也無些甚麼意興因此上輸與這和尚們一心閒靜專一理會這等勾當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說這和尚們真箇利害因此蘇東坡學士道不禿不毒不禿轉禿轉毒轉毒轉禿禿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道是

一箇字便是僧

兩箇字是和尙

三箇字鬼樂官

四字色中餓鬼

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多時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少刻海閣黎打須衆僧却來赴道場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湯日罷持劫鼓鈸歌詠讚揚只見海閣黎同一箇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關黎播動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大護法監壇圭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婦人喬素梳粧來到法壇上執着手爐拈香禮佛那海閣黎越逞精神播着鈴杵念動真言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都七顛八倒

起來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關黎沒亂誦真言豈顧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拿香盒宜名表白  
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通陳王押司念為押禁動鐃的  
望空便撒打錘的落地不知敲錫子的軟做一團擊響  
磬的酥做一塊滿堂喧闐透席縱橫藏主心忙擊鼓錯  
敲徒弔手維那眼亂磬錘打破老僧頭十年苦行一時  
休萬箇金剛降不住

又捕入此  
有段議論  
是真論  
是少論

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都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一時間愚迷了佛性禪心拴不定心猿意馬以  
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石秀却在側邊看了也自冷笑  
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間證盟已了  
請衆和尚就裏面喫齋海關黎却在衆僧背後轉過頭來  
看着那婦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兩箇都眉來  
眼去以日送情石秀都看在眼裏自有五分來不快意衆  
僧都坐了喫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齋錢  
潘公道衆師父飽齋則箇少刻衆僧罷都起身行食去  
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  
自去睡在板壁後那婦人一點情動那裏顧的防備人  
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敲動事把些茶食

來看這場  
事說風情  
又華妙絕

這精盆原  
還却說血  
盆是意見  
盆亦是識

果品煎點海關黎着眾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  
亡、參禮三寶追薦到四更時分眾僧困倦這海關黎越逞  
精神、高聲看誦那婦人在布簾下看了慾火熾盛不覺情  
動、便教姪姪請海和尚說話那賊禿慌忙來到婦人面前  
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  
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記得只  
說、要還頭也還了好和尚又道你家這箇叔叔好生利害  
婦、人應道這箇係他則甚又不是親骨肉海門黎道恁地  
小、僧却纔放心我只道是節級的至親兄弟兩箇又戲笑  
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解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  
假、正張得着都看在此裏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  
化、紙已了眾僧作謝回去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  
自、尋思了氣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箇淫婦忍了  
一、肚皮鳥氣自去作坊裏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  
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海關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  
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婦人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  
樓、出來接着邀入裏面坐地便叫點茶來那婦人謝道夜  
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海關黎道不足掛齒  
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  
小、僧寺裏見在念經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婦人道好好



便叫姪媳請父親出來商量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  
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  
管待却是休恠休恠那和尚道乾爺正當自在那婦人便  
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  
事就附答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  
去寺裏只要證明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  
日只怕買賣緊櫃上無人那婦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  
管却怕恁的潘公道我見出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那婦  
人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與和尚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  
明日准來上刹計素麵喫海閣黎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  
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儀衆僧來日專等賢  
妹來證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  
裏安歇起來宰豬趕趁詩曰

古來佛殿有奇逢  
也學裴航勤玉杵

偷約歡期情倍濃  
巧雲移處鵲橋通

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那婦人待他喫了晚飯洗了脚  
手却教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  
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裏證盟  
酬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  
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嗔恠因此不敢與你說當晚

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自去畫卯承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那婦人起來濃粧艷飾打扮得十分濟楚包了香盒買了紙燭討了一乘轎子石秀自一早晨顧買賣也不來管他飯罷把姬孃迎兒也打扮了已牌時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來對石秀道小第相煩叔叔照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當照管丈丈但照管嫂嫂多燒些好香早早來石秀自肚裏已知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著轎子一徑望報恩寺裏來古人有篇偈子說得好道是

朝看釋伽經

暮念華嚴所

種瓜還得瓜

種豆還得豆

經呪本慈悲

冤結如何救

照見本來心

方便多竟究

心地若無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這篇言語古人留下單說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既修六度萬緣當守三歸五戒匪耐溜流之輩專為狗彘之行辱莫前修遺謗後世却說海闊黎這賊禿單為這婦人結拜潘公做乾爺只喫楊雄剛滯礙眼因此不能勾止手自從和這婦人結拜起只是眉來眼去送情未見真實的事因這一夜道場裏纔是都十只河意期日約定了那賊禿度儉儒鄒整頓精神先在山門下伺候看見惱子到來喜不自

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婦人下轎來謝道  
多多有勞師兄海闍來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  
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  
來證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陸堂  
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有十數箇僧人在彼看  
經那婦人都道了萬福恭禮了三寶海闍黎引到地藏菩  
薩面前證盟懺悔通罷疏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喫齋  
着徒弟陪侍海和尚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  
一邀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裏深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  
師哥奉茶來只見兩箇使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盞內

得如意動  
情不肯置  
草

紅托子絕細好茶與罷放下盞子請賢妹裏面坐一坐又

引到一箇小小閣兒裏琴光黑漆春臺排幾幅名人書畫

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潘公和女兒一臺坐了和尚對席

迎兒立在側邊那婦人道師兄端的是好箇出家人去處

清幽靜樂海闍黎道娘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

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和尚那裏肯便道難得

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

不喫筋麵了去師哥快擲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

都是日常裏藏下的希奇果子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

物擺滿春臺那婦人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和尚

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和尚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箇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婿與老兒道甚麼道理和尚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姝娘子胡亂告飲一杯兩箇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喫勸了幾杯那婦人道酒住喫不去了和尚道難得賢姝到此再告飲幾杯潘公叫轎夫人來各人與他一杯酒喫和尚道乾爺不必記掛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喫酒隨乾爺放心且請開懷自飲幾杯原來這賊禿爲這箇婦人特也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喫與不過多喫了兩杯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兩箇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箇冷淨房裏去睡了這裏和尚自勸道娘子開懷再飲幾杯那婦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懷自古道酒亂性色迷人那婦人三杯酒落肚便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裏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喫酒做甚麼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婦人道我喫不得了和尚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那婦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則箇這和尚把那婦人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海關黎的卧房鋪設得十分整齊那婦人看了先自五分歡

喜便道你端的刻箇臥房乾乾淨淨和尚笑道只是少一箇娘子那婦人也笑道你便討一箇不得和尚道那裏得這般施主婦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箇和尚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那婦人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迎兒自下的樓來去看潘公和尚把樓門闔上那婦人道師兄你關我在這裏怎的這賊禿淫心蕩漾向前攔住那婦人說道我把娘子十分愛慕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箇機會作成小僧則箇那婦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和尚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箇那婦人張着手說道和尚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說道在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那婦人淫心也動便樓起和尚道我終不成當真打你和尚便抱住這婦人同牀前卸衣解帶共枕歡娛正是

不顧如來法教難遵佛祖遺言一箇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長老埋冤這箇氣喘聲嘶却似牛駒柳影那箇言嬌語澁渾如鶯囀花間一箇耳邊訴雨意雲情一箇枕上說山盟海誓闍黎房裏翻爲快活道場報恩寺中真是極樂世界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傾在巧雲中

從古及今先人留下兩句言語單道這和尚家是鐵裏蛀  
虫鐵最實沒縫的也要鑽進去凡俗人家豈可惹他自古  
詩一首子道

色中餓鬼獸中猊

弄假成真說祖風

此物只可林下看

豈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兩箇雲雨纔罷那和尚攬住這婦人說道你既有心  
于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  
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勾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  
僧那婦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較我的老  
公一箇月到有一二十來口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  
每日在後門裏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撥一箇  
香桌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放心焦來若怕五更睡着  
了不知省覺却那裏尋得一箇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  
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箇時一  
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曉和尚聽了這話大  
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裏自有箇頭陀胡道人我  
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那婦人道我不敢留戀來又恐這  
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事婦人連忙再  
整雲鬟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  
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酒麵已在寺門前伺候海闍

黎直送那婦人出山門外那婦人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海闍黎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箇胡道人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屢承師父的恩惠海闍黎道我自着你是箇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剝你爲徒這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元來這海闍黎從前時便是教師哥不特送些午齋與胡道喫已下又帶挈他去念

經得些齋贖錢胡道感恩不淺尙未報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有事若用小道處卽當向前海闍黎道胡道你旣如此好心有件事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與我來往約定後門口擺設香桌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也難去那裏覓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纔好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裏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箇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門口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那胡道便念起

佛來裏面這婦人聽得了已自照科便出來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燒些香教人積福那婦人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身便對那婦人說道小道便是海閣黎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前來探路那婦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卓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箇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就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婦人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謂之奴才但得須些小更宜如何不隨順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婦人女使可用而不可信却又少他不得有詩爲證

送暖偷寒起禍胎

壞家端的是奴才

請看賞口紅娘事

却把鶯鶯哄出來

且說揚雄此口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自監裏上宿這迎兒得了一些小意見已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桌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側一箇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問道是誰那人也、不答應便除下頭巾露出光頂來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和尚輕輕地罵一聲賊禿倒好見識兩箇厮樓厮抱着上



家中人  
一併破又  
將婦人  
和

石秀旁觀  
既清自者  
直進更妙  
獲了三分  
五分之後  
又用一句  
其裏已知  
了至此才

樓去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  
 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  
 快活淫戲了一夜自古道莫說歡娛嫌夜短只要金雞報  
 曉遲兩箇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高聲念佛和  
 尚和婦人夢中驚覺海關黎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  
 相會那婦人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  
 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和尚下牀依前戴  
 上頭巾迎兒開了後門放他去了自此為始但是楊雄出  
 去當年上宿那和尚便來家中只有這箇老兒未晚先自  
 要睡迎兒這箇了頭已自做一路了只要騎着石秀一箇  
 那婦人浮心起來那裏管顧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  
 兩箇一似被攝了冤鬼的一般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便  
 離寺來那婦人專得迎兒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養  
 和尚戲耍自此往來將近一月有餘這和尚也來了十數  
 遍且說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  
 件事掛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每日  
 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  
 直來巷裏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箇垂覺的人早瞧了  
 八分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  
 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

說入分漸  
次變化入

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的蹙蹙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裏張時只見一箇人戴頂頭巾坐黑影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來關門石秀見了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却恨討了這箇淫婦到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門前挑了賣箇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運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裏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我常爲官事忙併不會和兄弟快活喫

精細的人  
待說不敢  
但說不妨

三杯且來這裏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箇酒樓上揀一處僻淨閣兒裏兩箇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楊雄是箇性急的人便問道兄弟你心中有些什麼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楊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箇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嫌楊雄道我自無背後

眼你且說是誰石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箇戴禿海  
闍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  
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箇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  
箇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廝敲得作怪今日五更  
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這賊禿戴頂頭巾從家裏出  
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  
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  
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廝必然從後門  
先走兄弟一把拏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  
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  
約你便是兩箇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  
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箇虞候叫楊雄道那裏不尋節  
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裏坐地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  
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  
你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家裏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  
坊裏歇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  
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喫  
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至晚喫得大醉扶將  
歸去詩曰

會聞酒色氣相連

浪子酣尋花柳眠

只有英雄心裏事

醉中觸憤不能緘

那婦人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攜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燭，楊雄坐在牀上迎兒去脫翰鞋。婦人與他除頭巾，解巾幘，楊雄看了那婦人，一時驀上心來，自古道：醉是醒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賤妮子，好歹是我結果了你那婦人。」喫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牀睡，一面口裏恨恨地罵道：「你這賤人，腌臢潑婦，那厮敢大蟲口裏倒涎我手裏，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那婦人。」那裏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喫，那婦人便起盥漱，水遞與楊雄喫。

了。桌上殘燈尚明，楊雄喫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婦人道：「你喫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裏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那婦人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喫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喫得三杯，你家裏也自安排些請他。那婦人也不應，自坐在踏牀上，眼淚汪汪，口裏歎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煩惱那婦人掩着淚眼，只不應。楊雄連問了幾聲，那婦人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牀上，扯起那婦人在牀上，務要問道：「爲何煩惱？」那婦人一頭喫

認起貞節  
話來見得  
念前大必  
不負後夫  
巧雲淫巧

一面口裏說道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誰想半路相拋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却又是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楊雄道又作誰誰敢欺負你我

不做主那婦人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見欲待說來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婦人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箇石秀家來初時也好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係他不是了一日了這箇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厨房洗潑項這厮從後走出來看見没人後仰隻手來摸我留道嫂嫂你有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隣舍得知笑話裝你的說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說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正是

淫婦從來多巧言  
自今石秀前門出

丈夫耳軟易為昏  
奸放關黎進後門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畫籠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關黎許多事說得箇沒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便先來說破使箇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赶了出去便罷楊雄到天明下

榜選英雄  
且知其  
流世間沒  
男于  
平婦人之  
言豈不可

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從今日便休要  
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  
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石秀是箇乖  
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後出言走透了  
消息倒喫這婆娘使箇見識攏定是反說我無禮他教丈  
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辨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步  
了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包裹楊雄怕他  
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辭潘公  
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鋪面  
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厘  
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有詩為  
證



榜邊言易聽 背後眼難開 直道驅將去  
姦邪漏進來

石秀相辭去了却只在近巷內尋箇客店安歇賃了一間  
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白得  
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  
恠我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  
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箇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  
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

入鑊出炭  
等處甚

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  
 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  
 開了店門徑蹚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却  
 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箇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  
 腦石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  
 刀去頸子上閣着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則聲便殺  
 了你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地那頭陀道好漢  
 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關黎和  
 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為  
 號喚他入鉢五更二劫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鉢石  
 秀道他如今在那裏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  
 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  
 頭陀身上剝了衣服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  
 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  
 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海關  
 黎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  
 迎兒先來開門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  
 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石秀也不  
 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則聲高  
 則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海關黎知道石秀

李顯侯  
寫如此作  
之妙否

那裏敢掙扎則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  
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搨死了却把刀來放在  
頭陀身邊將了兩箇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裏輕  
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  
本處城中一箇賣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擔糕粥點着  
箇燈籠一箇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  
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擔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  
子叫道苦也一箇和尚醉倒在這裏老子摸得起來摸了  
兩手血跡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隣舍聽得都開了門出  
來把火照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箇屍首黨在地上衆

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災向  
地生畢竟王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和尚色中之餓鬼妖豔登山入廟是捨身為餓鬼

判餅施食

又評 回中字字教人防閑推醒昏漢不特為石秀寫生  
也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話說當下眾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蘄州府裏首告。知府却纔陞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潑翻在地下看時，却有兩箇死屍在地。下一箇是和尙，一箇是頭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漢每日常賣糕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得早了。些箇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只見兩箇死屍血濺濺的在地上。一時失驚叫起。」

來倒被隣舍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鏡可憐見，辯察知府隨  
卽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件作公人押了  
隣舍王公一千人等下來檢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  
看檢，已下回州稟復知府。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黎  
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三  
四道棚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見頂上  
有勒死痕傷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斃死和尚，懼罪自行勒  
死。知府叫拘本寺僧鞠問緣故，俱言不知情由。知府也沒  
箇決斷。當案孔目稟道：「眼見得這一尚裸形赤體，必是和  
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真互相。」死不干王公之事。鄰  
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卽備棺木盛殮，放  
在別處立箇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說得是。隨  
卽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薊州城裏有些好事的，子  
弟做成一調兒道是：

耐耐禿囚無狀，做事直恁狂蕩。暗約嬌娥，要爲夫婦永  
同鴛帳。怎禁貫惡滿盈玷辱，諸多和尚血泊內橫屍里  
巷。今日赤條條甚麼模樣，立雪齊腰，投巖喂虎，全不想  
祖師經上目連救母生天。這賊禿爲婆娘身喪，  
後來書會們備知了這件，事拿起筆來，又做了這隻臨江  
仙詞，教唱道：

為自已  
辨冤事  
輕怕揚  
雄受害  
念重是  
眞骨肉  
是眞聖  
賢

淫○行○沙○門○招○殺○報○暗○中○不○爽○分○毫○頭○陀○屍○首○亦○蹊○蹺○一○  
絲○真○不○掛○立○地○喫○屠○刀○大○和○尚○此○時○精○血○喪○小○和○尚○昨○  
夜○風○騷○空○門○裏○刎○頸○見○相○交○拚○死○爭○同○穴○殘○生○送○兩○條○  
這○件○事○滿○城○裏○都○講○動○了○那○婦○人○也○驚○得○呆○了○自○不○敢○說○  
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薊○州○府○裏○有○人○告○道○殺○死○  
和○尚○頭○陀○心○裏○早○瞧○了○七○八○分○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  
出○來○的○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聞○些○且○去○尋○他○  
問○他○箇○真○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  
哥○那○裏○去○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  
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

店裏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楊雄道兄弟你休  
怪我是我一時愚蠢不是了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瞞過  
了怪兄弟相鬧不得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  
哥哥兄弟雖是箇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  
肯做這等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  
表記教哥哥看將過和尚頭陀的衣裳盡劍在此楊雄看  
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  
口惡氣石秀笑道你又來了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  
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  
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楊雄道似此怎生罷休得石

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做箇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做箇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却不。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謊說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悞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

便是虛謬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叫我說有舊願不會還得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顧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你若擡

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你三箇步行上來我自  
上面一箇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楊雄約了石秀買  
了紙燭歸來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  
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  
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  
去早回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  
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  
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兩箇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  
這座翠屏山却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  
上面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當下楊雄把那  
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後去忽簾抬起轎簾叫  
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只  
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裏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  
酒錢轎夫道這箇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雄  
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箇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  
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楊雄道我自先使  
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块扶到一處古墓裏石秀便把包  
裏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道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  
應道叔叔怎地也在這裏一頭說一面肚裏喫了一驚石  
秀道在此專等多時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

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  
這裏無人你兩箇對的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了、的、事、只、  
顧說甚麼石秀睜着眼來道、嫂嫂你怎麼說這須不是閒  
話正要哥哥面前對箇明白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  
鬢兒提做甚麼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諍教你看箇證見  
使去包裹裏取出海關黎并頭陀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  
你認得麼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聽地掣  
出腰刀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便知端的楊雄便  
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怎  
地在和尚房裏入姦怎生約會把香卓兒爲號如何教頭  
陀來敲木魚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  
你剝做肉泥迎兒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  
你却把僧房中喫酒上樓看佛牙趕他下樓來看潘公酒  
醒說起兩箇肯地裏約下第三日教頭陀來化齋飯叫我  
取銅錢布施與他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  
我撥香卓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了、却、去、報  
知和尚當晚海關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五更裏只  
聽那頭陀來敲木魚響高聲念佛爲號叫我開後門放他  
出去但是和尚來時瞞我不得只得對我說了娘子許我  
一付鈎鐺一套衣裳我只得隨順了似此往來通有數十

遭後來便喫殺了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叔  
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箇我眼裏不曾見因此不敢說只  
此是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這般  
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  
由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喝道賊賤人了頭已都招了便你  
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了這賤人一條性命  
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  
我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箇明白  
備細緣由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偷和尚  
的事從做道場夜裏說起直至往來一一都說了石秀道  
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那婦人道前日他醉  
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蹉蹉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  
他到五更裏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我却把這段話來支  
吾實是叔叔並不會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  
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  
人的頭面剝了衣裳我親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婦人頭  
面首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兩條裙帶來親自用手把婦  
人綁在樹上石秀也把迎兒的首飾都去了遞過刀來說  
道哥哥這箇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楊雄應  
道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

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  
一勸石秀道嫂嫂哥哥自來然後你楊雄向前把刀先挖  
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的楊雄却指着罵  
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間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  
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以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  
我今日先下手為強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  
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  
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却將  
頭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裏了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  
量一箇長便如今一箇奸夫一箇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  
和你投那裏去安身石秀道兄弟已尋思下了自有箇所  
在請哥哥便行不可耽遲楊雄道却是那裏去石秀道哥  
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裏去  
楊雄道且任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箇人如何便  
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  
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  
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  
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  
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  
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箇



人一箇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箇是錦豹子楊林他  
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包裹因此可去投托他  
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  
哥哥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放着  
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三五  
箇人也勾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  
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  
包裹拏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  
離占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箇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  
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迓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

雄石秀看時那人綳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  
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飛簷走壁  
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蘄州府裏喫官司却是楊雄救了  
他人人都叫做鼓上阜或作有詩為證

骨軟身軀健

眉濃眼目鮮

形容如怪族

行走似飛仙

夜靜穿牆過

更深透屋懸

偷營高手客

鼓上阜時遷

當時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節級哥哥聽  
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  
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

一得入

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箇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箇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却說這兩箇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箇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換不過了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兩箇轎夫上去看時原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喫以此聒噪轎夫看了契那一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裏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帶了仵作行人來翠屏山檢驗屍首已了回覆知府稟道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知府聽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由都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那女使頭陀做腳想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拏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即行移文書出給賞錢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轎夫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殯

水滸金書  
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洼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箇人行到門首看時但見

前臨官道後傍大溪數百株垂柳當門一兩樹梅花傍屋荆榛籬落周廻遶定茅茨蘆葦簾櫳前後遮藏土炕右壁廂一行書寫庭幽暮接五湖賓左勢下七字題道戶廠朝迎三島客雖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車駟馬來當日黃昏時候店小二却待關門只見這三箇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

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箇人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會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裏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甕酒來喫明日發算帳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撥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卓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

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哥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這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哥道：「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百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箇兒子，海為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人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裏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箇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箇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裏得來？」時遷嘻嘻的笑着，去竈上提出一隻老雞來。楊雄問道：「那裏得這雞來？」

時遷道小第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與哥哥喫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裏擣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脚石秀笑道還不、改本行三箇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斯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畧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去照管只見廚卓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却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略上買得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雞

賊、話

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却那裏去了時遷道敢被野衙拖了黃狸子喫了鷓鴣撲了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雞

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值幾錢陪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陪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拿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陪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

三五箇大漢來逕透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箇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掌打腫了臉作聲不得這幾箇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厮們以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三箇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裏點箇火望裏面四下焯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箇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只為偷兒攘一雞

從教傑士競追魔

梁山水泊興波浪

祝氏山莊化作泥

三箇人行了兩箇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楊雄道且任一箇來殺一箇兩箇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箇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箇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搠翻了六七人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了去三箇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姑

與死人便  
有隊伍六

且說戰翻  
翻翻遇言  
殺傷不說  
殺死有數  
箇

草裏舒出兩把撓鈎正把時遷一撓鈎搭住拖入草窩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鈎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兩把撓鈎撥開去了將朴刀望草裏便戳發聲喊都走了兩箇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裏尋路走罷見遠遠地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照得有路便走一直望東邊去了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前面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裏買碗酒飲喫了去就問路程兩箇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對面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保一面鋪下菜蔬案酒盪將酒來方欲待喫只見外面一箇大漢遶走入來生得潤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羸穿一領茶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入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却在這裏不看我一着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箇人有分教三莊盟誓成

虛謬象虎咆哮起禍殃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 石秀為自己辯冤事輕怕楊雄受害念重是真骨肉是真聖賢

又評 翠屏山上楊雄猶無主意終賴石秀做得一箇烈丈夫

第四十七回

撲天鵬雙修上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長是誰楊雄道這箇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為他面顏生得龔荼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曾做買賣來到薊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喫官司監在薊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為何公事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薊州殺了人命



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箇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喫一時與店小二鬪將起來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燒了我三箇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弟兄兩箇擗翻了他幾箇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撓鈎把時遷搭了去我兩箇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箇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箇主管每日撥萬論示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

去楊雄道此間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箇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箇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箇教師喚做鐵棒樂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箇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箇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箇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

一條渾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遙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箇撲天鵬，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裏。多聞他真箇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筭酒錢，杜興那裏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箇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箇好大莊院，外面週週一遭。

濶港粉墻傍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吊橋，接著莊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鎗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楊雄、石秀看時，果然好表人物，有臨江仙詞爲證：

鵬眼鷹睛頭似虎，燕頤猿臂狼腰，疎財仗義結英豪。愛騎雪白馬，喜着絳紅袍。背上飛刀藏五把，點鋼鎗斜嵌銀條。性剛誰敢犯分毫。李應真壯士，各號撲天鵬。

當時李應出到廳前，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

忙答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叫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箇，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填寫名諱，使箇圖書印記，便差一箇副主管齎了，備一匹快馬，星火去祝家莊取這箇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楊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叙三杯，等待兩箇隨進裏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喫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秀說的有理，心中甚喜。已牌時分，那箇副主管回

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裏？」王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杜主管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說箇仔細緣由。」杜興道：「小人願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緘到那裏，方纔肯放。」李應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箇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拏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迤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

兩番說於  
兩番稱讚  
皆是耻傲  
之根

從中盡  
出箇鬼臉  
兒甚

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楊雄石秀深謝了  
留在後堂飲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李應  
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道替王管回來了李  
應問道幾箇人回來莊客道只是王管獨自一箇跑馬回  
來李應搖著頭道却又作怪往常這厮不是這等兜搭今  
日緣何恁地楊雄石秀都跟出前廳來看時只見杜興下  
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咨牙露嘴半  
晌說不的話有詩為證

面貌天生本異常  
怒時古怪更難當  
三分不像人模樣  
一似鄧都焦面王

李應出到前廳連忙問道你且說備細緣故怎麼地來杜  
興氣定了方纔道小人寫了東人書札到他那裏第三重  
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箇坐在那裏小人  
聲了三箇喏祝彪喝道你又來做甚麼小人躬身稟道東  
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厮變了臉罵道你那主人恁地  
不曉人事早晌使箇潑男女來這裏下書要討那箇梁山  
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怎地小人說  
道這箇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他自是薊州來的客  
人今投見敝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  
當依舊蓋還萬望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

箇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  
在此祝彪那厮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就手扯的粉碎  
喝叫把小人直又出莊門祝彪祝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  
們性發把你那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小人  
本不敢盡言實被那三箇畜生無禮把東人百般穢罵便  
喝叫莊客來拿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  
耐耐那厮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  
詩曰

徒聞似漆與如膠  
利害場中忍便拋  
平日若無真我氣  
臨時休說死生交

李應聽罷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納不下大  
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爲  
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裏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  
副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膊邊插  
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  
百悍勇莊客杜興也披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  
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披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迤  
迤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便將人馬排  
開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姦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邊  
濶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牆都是頭石壘砌的約

山莊  
後俱

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吊橋牆裏四邊都蓋窩鋪四下裏遍插着鎗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奉第二子祝彪怎生裝束

頭戴縷金荷葉盔身穿鎖子梅花甲腰懸錦袋弓和箭手執純鋼刀與鎗馬額下垂照地紅纓人面上生撞天殺氣

李應見了祝彪指着大罵道你這厮口邊如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風

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箇平人二次修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

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

言亦有理。

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厮却冤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裏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鎗便奔祝彪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箇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

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左手拈玄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身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搶入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撚兩條朴刀，直透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馬後股上，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却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杜興也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石秀跟了眾莊客也走了。祝家莊人馬趕了二三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眾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那大官人被那廝無禮，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勾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我弟兄兩箇，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眾頭領來與大官人報讐，就救時遷。」因辭謝了李應。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裏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兩箇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不在話下。且說楊雄石秀取

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見直挑出來，兩箇入到店裏買些酒喫，就問路徑。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箇一面喫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兩箇非常，又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裏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蘄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這箇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蘄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二箇敘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窻子拽起弓放了一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敘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江，并衆頭領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箇踪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託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箇家投託大寨，同入夥的時，遷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鷄，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



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願要捉山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耐那廝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纔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箇與我斬訖報來，正是

楊雄石秀少商量

引帶時遷行不滅

豪傑心腸雖似火

綠林法度却如霜

宋江慌忙勸道：哥哥息怒，兩箇壯士不遠千里而來，同心協助，如何却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夥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仁德於民，一箇箇兄弟下山去，不會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

長  
正可敬

光彩，這廝兩箇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喫肉，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箇，將這廝首級去那裏號令，便起軍馬去，就洗蕩了那箇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孩兒們快斬了報來。宋江勸在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却纔所說，那箇鼓上阜時遷，他原是如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廝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廝要和俺山寨敵對，即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廝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廝，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廝無禮，哥哥權且息怒，小可不

蓋有紀  
宋江有

才親領一支軍馬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箇村坊誓不還山一是與山寨報讐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學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乃斬了小弟不可絕了賢路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過失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

八日  
使人  
使頭

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山寨裏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箇小嘍囉伏侍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衆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鐵面孔目裴宣計較下山人數啓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那箇村坊商量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留下吳學究劉唐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原撥定守灘守關守店有職事人員俱各不動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船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達

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草、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寨且說宋江并衆頭領逕逕祝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龍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便和花榮商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裏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箇人去探聽路途曲折、知得順逆路程、却纔進去、與他敵對、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閒了多時、不曾殺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陣衝敵、用着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這箇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了三二百箇孩兒們、殺將去、把這箇鳥莊上人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厮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箇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裏、他莊上如何不隄備、我們扮做甚麼樣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魘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入去、你只

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蘆州原會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器。有些緩急，匾擔也用得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正是：只爲一雞小忿，致令衆虎相爭。所以古人有篇西江月道得好：

軟弱安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碍。鈍斧鈍磚，易碎快刀劈水難開。但看髮白齒牙衰，惟有舌根不壞。

且說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來里，只見路徑曲折多難，四下里灣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石秀看時，却見

楊林頭帶一箇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進來。石秀見没人，叫住楊林，說道：看見路徑灣雜難認，不知那裏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天色已晚，他們衆人都是熟路，正看不仔細。楊林道：不要管他路徑曲直，只顧揀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顧望大路先走，見前面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各店內都把刀鎗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寫箇大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見了，便看着一箇年老的人，唱箇喏，拜揖道：丈人請問此

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那老人道你是那裏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來這裏賣不知此間鄉俗地里老人道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裏早晚要大廝殺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怎地了大廝殺老人道客人你敢真箇不知我說與你俺這裏喚做祝家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廝殺却怕我這村裏路雜未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莊後生准供備着但有令傳來便要去策應

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一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鵬李應李大官人西村喚做太公莊有箇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那老人道若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喫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來要喫捉了老人道我這村裏的路有首詩說道

好箇祝家莊

盡是盤陀路

容易入得來

只是出不去

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箇

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  
廝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怎地、可憐見小人、情願把這  
擔柴相送、爺爺只指與小人、却是、要、入、未、的、考、出去的路罷、那老人道、我如  
何白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你且入來、請你喫些酒飯、石  
秀拜謝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裏、那老人篩下兩碗  
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喫了、石秀再拜謝道、爺爺指教  
出去的路徑、那老人道、你便從村裏走去、只看有白楊樹、  
便可轉灣、不問路道、濶狹、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活路、  
沒那樹時、都是死路、如有別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若  
還走差了、左來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裏、地下埋藏

着竹簽鐵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飛簽、准定喫捉了、待走  
又、足、一、句、說、人、活、現、那裏去、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高姓、那老人道、這村裏姓  
祝的最多、惟有我覆姓鍾離、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  
都喫勻了、改日當厚報、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鬧炒、石秀  
聽得道、拿了一箇細作、石秀喫了一驚、跟那老人出來看  
時、只見七八十箇軍人、背綁着一箇人、過來、石秀看時、却  
是楊林、剝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  
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箇拿了的是甚麼人、為甚事、綁了  
他、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裏來的細作、石秀又  
問道、怎地喫他拿了、那老人道、說這廝也好大膽、獨自一

水滸全書  
箇來做細作、打扮做箇解魔法師、閃入村裏來、却又不認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踉蹌、報與莊上官人們來捉他、這廝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箇人、當不住這裏人多、一發上、因此喫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石秀在壁縫裏張時、看見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後面四五箇人騎戰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二五對青白哨馬、中間擁着一箇年少的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副披掛了弓箭、手執一條銀鎗、石秀

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那老人道、這箇

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莊一丈

青為妻、弟兄三箇、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忽然斬斷有款筆

指點尋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廝殺、枉送

了你性命、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箇那老人道、你且在

我家歇一夜、明日打聽得沒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

在他家、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

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為號、齊心併力、捉拿梁山泊賊人、

解官請賞、叫過去了、石秀問道、這箇人是誰、那老人道、這

箇官人是本處捕盜巡檢、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

水滸全書  
心中自忖了一回，討箇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後草窩裏  
睡了。却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  
報。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得那裏講動  
說道，捉了一箇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雜難認，不敢深入重  
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喫拿了二  
箇細作，必然陷了兩箇兄弟。我們今夜只顧進兵殺將入  
去，也要救他兩箇兄弟，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  
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  
教軍士都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  
軍做合後，穆弘居左，黃信在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

領搖旗納喊，搥鼓鳴鑼，大刀濶斧殺進祝家莊來。比及殺  
到獨龍岡上，是黃昏時分，宋江催趲前軍打莊先鋒李逵  
脫得赤條條的，揮兩把夾鋼板斧，火刺刺地殺向前來。到  
得莊前看時，已把甲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裏不見一點  
火。李逵便要下水過去，楊雄扯住道：「使不得，關閉莊門必  
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裏忍得住，拍着雙斧，  
隔岸大罵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  
裏莊上，只是不應。」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着報說莊  
上並不見人馬，亦無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鎗，  
軍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書上明明戒說臨



敵休急暴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箇兄弟，以此連夜進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軍，他必有計策，快教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裏了，休要退兵，我與你先殺過去，你們都跟我來。」說猶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裏一箇號砲直飛起半天裏去，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着，那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急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說道：「來的舊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宋江教軍兵四下裏尋路走。李逵揮起雙斧，待來尋人廝殺，不見一箇敵軍，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放一箇砲來，響聲未絕，四下裏

喊聲震地，驚的宋公明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韜武畧，怎逃出地網天羅，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宋公明并衆將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祝家莊路徑參雜，形勢不減八陣圖，而已被鍾離老人洩漏此機關矣。旺氣在深山泊，誰能爲之敵手。

水滸全書

